

CONSTANT
disc
VIDEO CD

VIDEO CD

See the film, study in
the famous
literary work
of the world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See the film, study in
the famous
literary work
of the world

World class
literature
collection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魂断蓝桥

治·威尔逊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
L. S. 10
10 10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永久记忆版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魂断蓝桥

[英] 乔治·威尔逊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魂断蓝桥/(英)威尔逊著;安琪译.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3.4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第6辑)

ISBN 7-80179-153-3

I. ①魂… II. ①威…②安…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28301号

魂断蓝桥

译者:安琪

责任编辑:子龙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顺义燕山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71.1875

字 数:4020千字

版 次:2004年10月第2版 200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册

ISBN 7-80179-153-3/1·006

定价:678.30元(全二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夜晚的伦敦街头

黑沉沉的马路，居民们在专心地听着广播。马路两旁堆放着沙袋，战争的气氛充满着周围。

〔画外广播〕：“全世界都知道了。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星期天，它将会永远被人记住。这天的上午十一点十五分，首相在唐宁街十号会议上的演讲宣布了英国和德国将处于交战状态。而且十分希望伦敦居民们不要忘记已经发布的紧急状态命令：在灯火管制时间里不得露出任何灯光；任何人在天黑以后不得在街上游荡；并且切记不得在公共防空壕里安置床铺。睡觉之前应该将防毒面具和御寒的衣物放在身边，而且不妨在暖水瓶冲好热水或饮料，这对那些深夜不得不叫醒的孩子们不是没有好处的。应该尽可能稳定那些仍然留在伦敦的儿童，尽管直到今天夜里，撤退仍将连续不断。”

一队小学生轻轻走过。

—

上校军官罗依·克劳宁从军营大门出来。

一个军官喊：“上校的汽车！”汽车驶来。

罗依两鬓花白，皱纹堆积，沉闷地对司机：“达可唐纳，就在今天晚上……”

达可唐纳：“你要去法国？”

罗依：“是的，去法国，从滑铁卢车站出发。”罗依上车，车开动。

汽车内。罗依坐在司机达可唐纳身旁。

达可唐纳：“似乎你对这些都很有感情？”（罗依点头）

达可唐纳：“我是说你经历过上次战争。”

罗依：“是的，是很熟悉。从滑铁卢桥进车站。”

达可唐纳：“滑铁卢桥？”

罗依：“时间还够。”

汽车驶入滑铁卢桥，罗依下车，对司机达可唐纳：“你把车开到那边等我，我要走过去！”〔音乐起〕

罗依来到桥中间靠在桥栏杆上，看着匆匆流去的河水默默地想着。他转过身来望着远方，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个象牙雕的“吉祥符”，凝视。

“吉祥符”的特写。

罗依回忆往事：

〔玛拉的画外音〕：“这送给你。”

〔罗依的画外音〕：“‘吉祥符’！”

〔玛拉的声音〕：“它会给你带来运气。会带来，我希望它会带来！”

〔罗依的声音〕：“你真是太好了！”

〔玛拉的声音〕：“你现在不会忘记我吧？”

[罗依的声音]：“我想不会，不会的……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

二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青年军官上尉罗依·克劳宁正站在桥头上……

空袭警报声依旧在空中响起。

从桥那头跑来三个姑娘。

姑娘们：“你们听，警报！你别发呆了，玛拉，你听见没有？”“我什么也没听见。”“我听见了。”

里苔亚喊：“请安静，安静！”

玛拉问罗依：“对不起，这是空袭警报吗？”

罗依：“恐怕是。再仔细听一下就知道了。”

有人高声：“空袭——”

姑娘们更慌乱，七嘴八舌讲着。

凯蒂：“我们要是回去晚了，夫人准会发脾气的，我们得赶快回去呀！”

里苔亚：“我们……空袭，我们到哪里好呢？”

罗依：“到地下铁道！”

姑娘们一下子不知道往哪里去，乱跑起来。

罗依：“右边，右边！”

姑娘们往回跑时，玛拉失手掉了手提包，东西掉落一

地，罗依回身帮她去捡。

玛拉：“谢谢你！”

罗依：“别说了，飞机马上来炸桥，快走吧！”

玛拉：“哎呀，我的‘吉祥符’！”

〔特写〕失落在地上的“吉祥符”。

玛拉跑回去捡“吉祥符”，一辆马车飞驰过来，眼看就要撞上，幸亏被罗依拉了一把，及时闪过。

罗依：“你这个小东西，不想活啦！”

玛拉：“这是不能丢的，它带给我运气。”

罗依：“它带给你空袭！”他带她跑着。

玛拉边跑边问：“你拉着我跑，你觉得太不像军人了吗？”

罗依：“没关系！”

三

地下铁道里。男男女女挤满了人，熙熙攘攘。

罗依、玛拉挤在人群中，外边传来爆炸的声音。

一个人：“……他说，哎，别挤我，先生！我是说，幸亏推了你，要不是我们这几推，你还在门外边呐！”

一个女人：“我一向靠自己跑。我听老人说，活动的靶子不好打，你说是吗？”

一个人：“当然。”

一个人：“哎，‘特国’人打得可准了，是吧？”

一个人：“特国，特国？‘特国’就是‘德国’！”

人群一阵笑声。人们挤动着，把罗依挤到了玛拉身上。

罗依：“这股推劲儿还真大呢！”

玛拉：“很挤，是吗？”

罗依：“嗯，这儿很好！”他向一旁张望：“喔，靠墙边人少一点儿，我们挤过去。”

罗依、玛拉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挤到墙边。

玛拉：“是的，这里好多了！”她跷起脚尖向四周环视。

罗依：“找你的朋友？”

玛拉：“是的。也许她们从别的门过来。”

罗依：（掏出纸烟）“抽烟吗？”

玛拉：“啊，不，不！”

罗依：“大概你不会吸烟吧？”

玛拉：（摇头）“不，谢谢！”

罗依：“你是个学生吧？”

玛拉：（笑）“啊——”

罗依：“这话可笑吗？”

在他们身后墙上贴着的广告：国际芭蕾舞剧团招生。

玛拉：（望着墙上广告）“正巧，我们学校——笛尔娃夫人的国际芭蕾舞剧团。”

罗依：“国际芭蕾舞剧团？那么说你是舞蹈演员喽？”

玛拉：“是的。”

罗依：“是专业演员？”

玛拉：“我看差不多吧！”

罗依：“你说……你会转圈儿什么的？”

玛拉：（自豪地）“当然，我还会滑步哪！”

罗依：（不懂）“你说什么？”

玛拉：（小小地吹嘘）“我能够跳跃腾空打击六次，里琴斯基能够连续做十次。不过，这可是一百年才出这么一个，非常了不起呢。”

罗依：“这对肌肉有好处！是不是！是不是！舞蹈演员的肌肉就该像男人的喽！”

玛拉：“唔，不见得。我12岁就学舞蹈啦，我并不觉得肌肉过于结实！”

罗依：“你是例外！”

玛拉：（很想引起对方对自己的尊重）“我像运动员一样锻炼……唔，我们生活有严格的纪律！”

罗依：“那么，你今晚还有演出吗？”

玛拉：“当然，今晚十点钟开幕。”

罗依：“我真希望去看看。”

玛拉：“你就来吧！”

罗依：“不过今晚上校那里有个宴会，我要不去那得有点胆子！”

玛拉：“你是回来度假的？”

罗依：“嗯，就到期了，我家在苏格兰……”

玛拉：“那你就该回去了？去法国？什么时候？”

罗依：“明天。”

玛拉：“太遗憾了，讨厌的战争！”

罗依：“是的，我也是这么想。这战争，怎么说呢？它也有它的精彩之处——能随时随地叫人得到惊喜，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儿。”

玛拉：“和平时期我们也会这样的。”

罗依：“你真是现实的人。”

玛拉：“是的。你好像很浪漫。”

传来哨声，有人喊：“警报解除了，警报解除了。”人群在蠕动。

罗依：“好啦！空袭过去了。没有过这样好的空袭吧！我们现在就走，还是等下一次空袭？”

玛拉：“这主意挺好，不过还是走吧。”

罗依：（指玛拉手中的提包）“我帮你拿吧！”

玛拉：“不，不！我刚才是有点着急才掉的。”

罗依：“但愿下次掉的时候我还在你身旁。”

玛拉：“这好像不可能吧？你要回法国。”

罗依：“你呢？”

玛拉：“我们可能去美国。”

罗依：“那么说是不可能，太遗憾啦！”

玛拉：“我也是……”

四

滑铁卢桥头。人们涌出地铁后，向四处散去。报童喊着跑过去：“看报，看报，军舰被击沉！”罗依、玛拉并肩走着。

玛拉：“也许太晚了，我得坐车走。”

罗依：（一边招手叫车）“这时候车子可不太好叫。”
（对玛拉）“我真想去看芭蕾，如果是这样，在我走上征途的时候，将会留下一个愉快的回忆，你说呢？”

玛拉：“可是前线的人我谁也不认识，现在认识了你，我是不会忘记的，但是我并不完全了解你。”

汽车开过来，司机：“车来了，先生！”罗依扶玛拉上车。

玛拉：“谢谢你，我……我希望你平安归来。”

罗依：“谢谢你！”

玛拉：（从车窗伸出手，手中拿着“吉祥符”）“这个送给你！”

罗依：“这是你的‘吉祥符’啊！”

玛拉：“也许会给你带来运气，会的。”

罗依：“我已经什么都有了，你比我更需要它。”

玛拉：“你拿着吧，我现在不再依赖它了！”

罗依：（接过“吉祥符”）“你可真是太好啦！”

玛拉：（对司机）“到奥林匹克剧院。”（对罗依温柔地）“再见！”

罗依：（依恋地）“再见！”

玛拉乘坐的出租汽车飞快驶去。

罗依站在原地很久才离去

五

剧场里。台上正演出《天鹅湖》剧目。

玛拉扮演的天鹅，优美的舞姿，伴着动听的音乐，观众为之陶醉。

罗依走进剧场，马上被吸引。他跟着剧场服务员走到座位前，他没有坐，站着凝视着台上。

舞台上，玛拉曼舞向前。她发现了罗依。

罗依仍站着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一位观众以手势让他坐下，罗依这时才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台上，玛拉和凯蒂正舞在一起。

玛拉：（低声）“凯蒂，他来了！”

凯蒂：（低声）“谁？啊，地下铁道的那个？”

随着舞蹈的动作变化，凯蒂和玛拉随即一个向左，一个向右旋转，旋又靠拢。玛拉：（低声）“我真不懂，他说他来不了，可他还是来了……”

凯蒂：（低声）“我想他不会来，你不是说他要参加上

校的宴会吗？”

玛拉：（低声）“这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

凯蒂与玛拉又分开。玛拉满腔的饱满情绪，舞蹈优美，剧终。观众报以热烈掌声。

六

玛拉、凯蒂沿过道向化妆室一边走一边交谈。

玛拉问凯蒂：（快速走着小碎步）“他，人还不错，是吗？”

凯蒂：（紧跟着玛拉）“人还不错，可是他马上就要离开啦。”

玛拉：“你看他会到这儿来找我吗？夫人会怎么说？”

凯蒂：“夫人不是说过吗，我们得留神！”

她们走进化妆室。

化妆室，演员们卸妆，更衣，唧唧喳喳说着、笑着。

里苔亚：（大声地）“姑娘们，姑娘们，请安静点，安静一点，夫人最讨厌乱吵啦！”

正在此时，笛尔娃夫人来了。她头发斑白，已经 60 多岁，是个很有威严的女人。她挺直腰板一本正经地走过来，对大家瞪了一眼，立即没有人说话了。

夫人：（对摩琳）“摩琳，帕特布莱舞步怎么跳？”

摩琳：“帕特布莱舞步是脚心移动用小碎步前进，夫

人！”

夫人：“既然知道，为什么演出时不这样跳？”（她转头对另一演员）“艾尔莎！你跳的那段阿拉伯舞毛毛草草，简直象抽疯，说真的，我可真替你担心。”（她眼皮耷拉下来，眯缝着眼睛看看玛拉，然后对安娜）“安娜，请你给这些年轻小姐跳一个腾空打击四次！”（安娜做了示范）“我想问一问，为什么在观众面前你不这么跳呢？虽然我们在游乐场演出，但他们有权看真正的演出，今天晚上的演出简直是丢脸！我们虽然在游乐场演出。”（此时，有人敲后台门）“不过……凯蒂……”（示意去开）

凯蒂：“是，夫人。”（凯蒂开门）

门外递进一张纸条。

夫人：（继续训斥）“……这并不表示着你们可以比《海豹》的演出演得更差些，不过……（她发现凯蒂示意玛拉，想把纸条递给她）“凯蒂！”（凯蒂忙把纸条藏在身后）“你们不尊重芭蕾！”

停顿，夫人注视凯蒂，接着伸出手来。

凯蒂（掩饰）：“什么？夫人！”

夫人：（板着面孔，一点表情也没有）“凯蒂，纸条！纸条！——刚才人家给你的！”

凯蒂：（不自然地笑了笑）“是个老朋友送来的，这位先生我早就认识他……”

夫人：“不用人说，我就知道你扮演了低级歌舞团的一个配角，太不像话！”

凯蒂：“夫人！”

玛拉：（挺身而出，把字条从凯蒂手中拿出来）“算了，夫人，这是给我的。”

夫人：（拉下长脸）“那你念念吧！”

玛拉：（犹豫，不知如何是好）“这……”

夫人：（尖刻地）“请大声点儿！”

玛拉：（试图拒绝）“不！我……”

夫人：（提高声首）“请你念！”

玛拉：（无奈，念）“……我终于觉得，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去跟上校度过我最后的一个夜晚。请同我一起吃晚饭——你防空壕里的朋友。附笔——我相信你会来的，因为‘吉祥符’把我的运气转好了！”

夫人：“署名呢？”

玛拉：“没有署名。”

夫人：“若是有的话该是什么呢？”

玛拉：“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军官，夫人。”

夫人：（发怒）“好！我必须强调。如果你想要的是宴会啊、军官哪、快乐啊，你就不要在我这里，请另找工作吧！战争，并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借口！凯蒂，请给我一张纸！（凯蒂拿来一张纸，夫人把笔交给玛拉）：“现在写：亲爱的先生……”（问玛拉）“他是什么军衔？”

玛拉：“好像是上尉。”

夫人：“亲爱的上尉……”

七

入夜。剧院后台门外街道。路灯灯光微弱，夜静人稀，只有几个行人和偶尔驰过的马车。罗依只身焦急地踱着……看门人跑来送信。

罗依接过纸条，付小费给管门人。

管门人：“谢谢你，先生！（看着罗依的脸色），怎么，没希望了？”

罗依：“看来不行了！”（他转身向街头走去，步履沉重……）

忽然一女子喊他：“上尉，等一等！”罗依扭头看，是凯蒂。凯蒂：（跑来）“我是凯蒂——玛拉的朋友，你想在哪儿等她？”

罗依：“什么玛拉？啊！你好！（迟疑，拿出纸条）“可是她拒绝了。”

凯蒂：“别在意，是夫人让她这么写的。”

罗依：“那么她来？”

凯蒂：“是的，上尉，在什么地方？”

罗依：“啊，烛光俱乐部吧！她知道地方吗？”

凯蒂：“不，但是我知道的。”

罗依：“啊，太棒了，那么我一个小时后在那儿等她。”

凯蒂：“我说，这件成人之美的差事我做得对吧？这你明白吗？”

罗依：“我很明白，凯蒂！”

凯蒂：“再见，上尉！”

八

夜。烛光俱乐部门前，罗依在等待。从几辆汽车里下来了一些男女客人。一辆马车飞驰而来，罗依急忙上前去，下车的不是玛拉。此时，在罗依身后突然传出玛拉的声音：“你好！”

罗依：（转过身来，看见玛拉，惊喜地）“你好！我很高兴！我正担心凯蒂把地点说错了。”

玛拉：“没有。你写给我的字条，夫人叫我当着大家的面念的……”

罗依：“你不好意思了。”

玛拉：“是的。你在当时的处境也会不好意思的。”

罗依：“我该说，我使你为难了。”

玛拉：“你没有赶上校的宴会，我也恐怕使你为难啦！”

罗依：“的确。可是我已得到了补偿。你来得太好了，我们进去吧！”

玛拉：“好。”